

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 | 皇家历史学会会士 | 联袂巨制

FIGHTING SHIPS

FROM 1750 TO 1850

……世界海洋军事史之二……

战舰图文史

第2册

从1750年到1850年

[英] 山姆·威利斯 (Sam Willis) 著 朱鸿飞 混 然 译 王 鹏 校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彩色精装
典藏版

FIGHTING SHIPS
FROM 1750 TO 1850

世界海洋军事史之二

战舰图文史

第2册

从1750年到1850年

[英] 山姆·威利斯 (Sam Willis) 著

朱鸿飞 译 王 鹏 校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舰图文史：彩色精装典藏版. 第2册，从1750年到1850年/(英)山姆·威利斯 (Sam Willis) 著；朱鸿飞，泯然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8
(世界海洋军事史系列/朱策英主编)
书名原文：Fighting Ships：From 1750 to 1850
ISBN 978-7-5155-1349-2

I. ①战… II. ①山… ②朱… ③泯… III. ①战舰—军事史—世界—1750—1850
IV. ①E9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2842 号

FIGHTING SHIPS VOL. 2: From 1750 to 1850 by Sam Willis, Foreword by N. A. M. Rodger
Copyright © Sam Willis 2007, 201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Quercus Editions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GOLD WAL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所有图片均由 Quercus Editions Limited 授权独家使用。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授权，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战舰图文史 (第2册)

ZHANJIAN TUWENSHI

作 者	[英] 山姆·威利斯 (Sam Willis)
译 者	朱鸿飞 泯 然
责任编辑	朱策英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72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349-2
定 价	14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71423
编辑邮箱	gwpbooks@yahoo.com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CONTENTS

目录

001

推荐序

004

前言

009

第一章 七年战争



057

第二章 美国独立战争

111

第三章 探险

155

第四章 法国大革命战争

227

第五章 拿破仑战争

287

第六章 1812 年战争

333

第七章 最后的帆船时代

385

第八章 蒸汽与铁

431

致 谢

432

英汉词汇对照





人们通常对配有大量插图的大开本图书不屑一顾，称它们为“咖啡读物”，意思是这类图书只适合在休闲时间随意浏览，算不上内容严肃的读本。挑战这个传统观念的时刻到了。山姆·威利斯在他的这部作品中，主要通过图片而不是文字展现了海军的发展史。这些图片不仅画面精美，而且内涵丰富，通过一种文字无法表达的方式讲述了海军历史。

然而，图片的内涵需要去仔细体会，它们和语言一样都是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一本图画书就像一部语录，是对他人观点的汇总。作者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图片，而画家和插图师则选择他们的主题，并按自己的意图去阐明主题、讲述故事。几乎所有这些绘画者都是受雇创作，因此他们的作品首先需要去描绘雇主所喜欢的故事。卢泰尔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许多作品描绘了战争胜利的情景，场面恢宏，价格不菲，通常是为那些付得起钱的海军上将创作的。这些画作还可以给画家带来可观的额外收入，他们收钱让欣赏者到画室看画，或者以版画形式向公众发售。卢泰尔堡的雇主通常是海军专家，他们要求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整体

构图要能体现出英雄主义、荣耀和胜利的抽象价值，而不是像摄影作品那样写实。他准备绘入作品中的海员素描，生动传神，精彩绝伦，展现出他对现实主义手法的超强驾驭能力，可惜他的雇主并不在意这些。相比之下，尼古拉斯·波科克对海战的描绘则要现实得多。他自幼接受海员教育，并且亲身经历了自己所描绘的一些海战。在当时的画家中，几乎只有他一人在画面中保留了战场的硝烟。

对所有本书中出现的艺术家，我们不仅要了解他们所表现的对象，还要了解他们的表现方式。理查德·赖特在他反映基伯龙湾海战（Battle of Quiberon Bay）的作品中，描绘了不列颠获胜后的庆祝场面。现实中的战场在一片广阔的区域，战斗持续超过了10小时，并且大部分发生在夜间；作品却将其浓缩在单一场面中，色调明亮。要想直观明了地展现这类复杂行动，画家必须在绘画中注重时间和空间的有效统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作品同时具有内容丰富、画面优美、令人振奋和细节准确等特点，然而在描述方面，它也容易存在很大的误导性。其他一些艺术家也有类似的手法，如描绘纳格伯蒂讷姆海战（Battle of Negapatam）的老多米尼克·塞雷斯，他把成列战舰画成一条直线，看上去就像他脑海中的学术演习。事实上，战舰的队形是松散凌乱的，然而整齐划一如数学般准确的秩序，却表现出18世纪后期知识分子看自己和看世界的一个重要方式。在另一个例子中，如果按照画家的作品所讲述的故事来理解，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第1册有相关介绍）正要接受躺在他脚下垂死的西班牙海军上将的佩剑——但现实中，这位海军上将死在他自己的舱室中，他的佩剑则是由另一位军官转交纳尔逊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喜欢用“细节清楚”的历史画来表现故事的准确性——然而，清楚的细节本身却并不准确。丹尼尔·麦克利斯描写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巨幅全景画充满了具有说服力的生动细节，刻画了妇女、儿童和黑人海员，但纯净、饱和的色彩完全脱离了战争的硝烟和残酷的现实。北极委员会的成员们聚集在约翰·富兰克林肖像下，计划营救他，画中确实是北极探险者的真实肖像——但他们从未在同一时刻齐聚一堂。在轰炸阿

尔及尔的埃克斯茅斯（Exmouth）战舰上，高耸的桅杆表现的是解放奴隶的崇高理想，而不是桅杆的真实高度。吊起拿破仑棺材的护卫舰“拉贝尔伯爵”号被放大了一倍，以表现这位死去的伟大皇帝。因此，所有这些图画既表达了事实，又表达了对事实的解读。即便是本身非常准确的丹麦造船师的技术图纸，也把战舰描绘成王权的象征，提交给至高无上的君主审批。某种程度上，这些图画似乎并不可靠，甚至无法取信，但它们极富表现力，传递出语言无法传递的信息。约翰·哈里森的坏脾气和皮埃尔·德·叙弗朗的荒淫都在他们的肖像中得到极好地表现；同样刻画传神的还有被皇帝当成傻瓜的苦恼的丹尼斯·德克雷，以及背叛妻子后又回到她身边的内疚的纳尔逊。甚至是透纳，虽然他的委托人并非海军军官，他笔下船舶的尺寸和形状通常也都不甚准确，但在作品中，他用其他方式很难表达的手法传递出他对海洋的理解和态度等真情实感。图绘的海洋史并不全面，因为画家没有动机和机会去描绘海洋的方方面面，但它表达的内容自有它独特的可信之处。图画讲述的是与语言不同的故事，大部分情况下，图画讲述的内容更多，因为每幅图画所揭示的含义是多层次的。我们已经习惯了通过文字去学习海军历史，我们同样也需要通过图画来进一步了解它。

尼古拉斯·罗杰（N. A. M. Rodger）

英国海军史学家

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



到 1750 年为止，风帆战船已经主宰战舰的设计超过 1 个世纪。它们是有史以来被制造的最大、最复杂、劳力最密集的机械。本书中的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HMS *Victory*），是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的旗舰，长 200 多英尺，携带 100 多门炮，单舰火力超过了拿破仑在奥斯德立兹战役^[1]中部署的整个地面部队。建造这艘巨舰的木材需要 6000 棵成年树木，相当于一块 100 英亩^[2]的森林。它的主桅高达 200 多英尺，帆索长度超过 26 英里，设有 1396 只滑轮用于操作船帆和火炮。它可以升起 37 面独立船帆，帆布总面积达 6510 平方码^[3]，另外还携带了 23 面备用帆。它的巨锚是同时代最大的铸铁件之一，而它拥有 7 口这样的锚。

在那个时代，战舰按大炮数量分为不同“等级”。像“胜利”号那样拥有 100 多门炮、分布在 3 层甲板上的一级战列舰，在任何海军中都是威风八面。二级战列舰在 3 层甲板上配备 90 门炮；三级舰约有 60 到 80 门炮，双层甲板；四级舰在双层甲板上安装了 50 到 60 门炮；五级、六级的舰炮安装在单层甲板上，被称为护卫舰。最大的战舰有 1000 多名水

手和实习生，所有这些人住都需要住处、服装、饮用水，以及干腌食物，条件允许时还要补充新鲜肉食、水果和蔬菜。各国海军的一级战列舰都为数不多，但拥有一支由 30 艘或更多战舰组成的舰队则是常见的。且不说三四支同样规模的舰队，在海上仅仅维持一支这样的舰队，其后勤和财政负担都非常沉重，只有那些拥有意愿、时间、资金、技术、耐心和决心，并追求海洋优先战略的国家才能承受。那些完全依赖海上贸易或海上战争生存的国家，更有可能满足这些要求。为了保障和维持海上力量，庞大的官僚机构逐渐发展演化，这些机构的效率将在随后的年代中，在决定国家命运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维持舰队出海和船员健康只是挑战的一部分。战舰必须航行和战斗，而战斗的前提是找到对手，这些对手可能在主观上愿意参战，也可能是被迫参加战斗。战斗的情况只是偶尔发生。任何时期的战舰，都只有一小部分时间会花费在真正的战斗上。1750 到 1850 年间，时断时续的战争间隙是较长的和平时期，甚至在战时，也可能数年内都没有舰队在战役中相遇。因此，能获得战斗经验的水手或军官是幸运的。如果运气够好，他在海上生涯中可能会参加一次大型舰队的战役，但参加两到三次、并且没有战死的情况却很罕见。故而，战斗实践的机会极为难得。但没有实战经验，海军就很难进步。只有在 1793 到 1815 年间几乎战火不断的年代，军官和海员才得到锤炼，达到较高的水平，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保持了这一水平。

国家荣誉、责任和职业精神等观念，在获得实战经验之前就需要逐步去发展和培养，这些观念将给予军官和海员必须具备的战斗动力。1700 到 1750 年间，海上战事的结果非常混乱。一次又一次，踌躇满志的将军和舰长被怯懦不忠的同僚拖了后腿，因为此时职业精神还没有深入军官团。一些人受到无私的荣誉和责任观念的激发和鼓舞，而另一些人对此却完全无所谓。而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权威机制和机构，去制定和执行必要的行为准则。

战略和战术也有待成熟。将舰队部署在西印度群岛保护利润丰厚的加勒比海贸易，还是部署在东印度群岛来保护东方贸易，哪一种做法更

实际，更有利？如果有条件，如何实现对地中海的控制？如何入侵英格兰，又如何防止这样的入侵？怎样保护至关重要的波罗的海造船材料贸易的安全？

两支强大舰队在海上相遇的情况下，海员的战斗技能和舰队战术还没有充分发展。追击行动是一支舰队迫使没有斗志的敌人应战。到 1750 年，大量追击行动都以进攻一方的胜利告终。然而，当两支决心一战的舰队遭遇时，决定性的战果却难得一见。1750 年，一支排列整齐的敌方战列几乎无法被攻破。

在战舰发挥出其在战争中的潜力之前，这些只是必须克服的一些军事行动执行方面的困难。舰队的潜力是什么呢？从大的战略方面看，作为战争的组成部分，大型海上战役却只对战争的结果产生了很小的直接影响，这一点令人难以置信。例如特拉法尔加海战，它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海上著名战役之一，但对延缓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侵略行动却影响甚微。然而，它却限制了拿破仑对贸易生命线的控制，导致他横冲直撞的军队失去了继续战斗所需的资金和食物。不列颠对海洋的控制压缩了拿破仑的战争能力，最终迫使他屈服；同时，也使英国军队得以在欧洲大陆进行部署、驻扎，并为他们提供补给。

要完全理解战舰的贡献，还得特别注意：它们不仅仅是战争工具——在其他许多方面，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更容易实现目标。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战舰是意志的宣示，是政权和主权的体现，也是威望的象征。战舰还被用于和平外交，用于探索，用于商业，当作临时的运输工具并用于永久移民，它们同时也把思想、疾病和污染带到了世界各地。确实，世界历史与战舰的历史密不可分，两者都不能被孤立起来理解。

本册的内容涵盖了多年的战舰历史，但有一些主题并没有相关图像存世，或者图像的质量差强人意。想要完全覆盖战舰历史的每一个环节，就不可避免地难以实现。即使如此，影响战舰历史的大量因素依然以各种方式决定着重大事件的结果，并且大部分事件都有不止一幅卓越的图像保存下来。本书提供了一个机会，将难得一见的艺术作品同其他声名卓著的图

像一起展示。虽然有些图像已是家喻户晓，但以与众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一定会带来全新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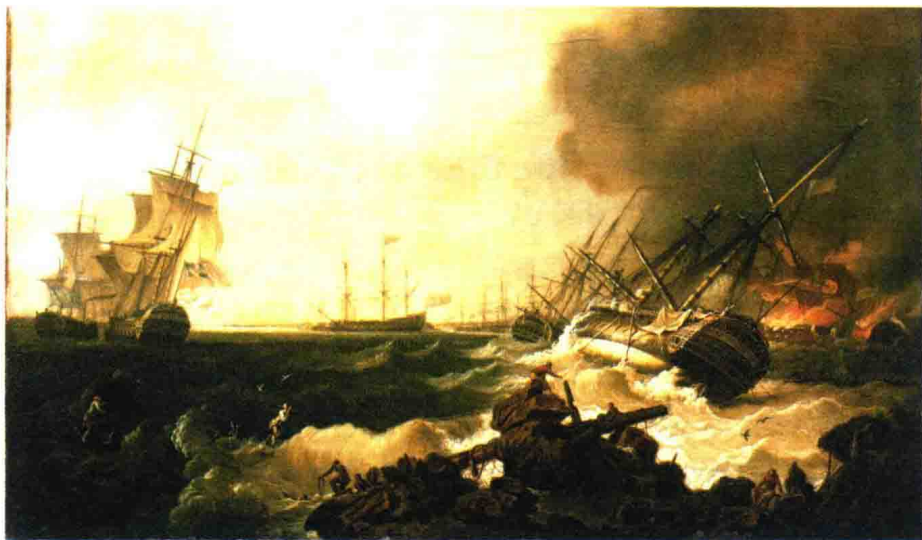
战舰的故事是独特的，它与极富感染力的艺术总是密不可分，本书将两者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样的展示方式也是前所未有的。

山姆·威利斯

1 奥斯特立兹战役 (Battle of Austerlitz)，爆发于1805年，是拿破仑战争中的一场著名战役。法国军队在拿破仑的指挥下，于奥斯特里兹（位于今捷克境内）击溃俄奥联军，第三次反法同盟随之瓦解。由于这场战役中，欧洲三个大国的皇帝，即奥皇弗朗茨二世、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全部亲临战场，因而又称“三皇会战”。

2 英亩 (acre)，英制面积单位，1 英亩 = 4046.864798平方米；1英里=1.6093公里；1英尺=0.304米。

3 平方码 (square yard)，英制单位，1码=3英尺=0.9144米；1平方码=9平方英尺=0.8361平方米。



第一章 七年战争

The Seven Years War



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正式结束，英国的胜利成果于1750年得到巩固。英国人的战略和挑衅重挫了法国海军，后者不仅资金、人员和军舰匮乏，也未能像英国海军那样得到皇室或国家的支持。相比之下，英国皇家海军一直是政府的宠儿。众所周知的是，为英国战争活动所提供的资金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而强大的经济要靠贸易去推动。作为一个岛国，英国的战争目标和经济完全依赖于海上力量。要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海军不可或缺，因为军队和补给需要运到战场，而支撑这些行动的贸易也需要得到保护。1750年后，法国人认识到，英国的海军优势已经威胁到法国贸易的健康发展，进而威胁到它的经济和战争利益，他们对海上战略的冷漠态度也逐渐转变。一场控制世界海洋的竞赛拉开了帷幕。

但在1750年前后，落实全球海洋战略的具体做法尚不明晰。为执行这样一个战略，需要设计、建造和维护强大的战舰，而此时对船舶设计建造工程、技术的理解还不完善。与对手法国和西班牙相比，这一时期的英国战舰较小，许多舰只适航能力差，大浪打来时，海水就会从底层炮门涌入。船造好后，招不到足够的熟练水手；而招收到水手后，又无法保证他们在长期海上航行中的健康。水手长途航行时，因食物中缺乏维生素C，会导致他们患上败血病，从而失去战斗力，这一切需要时间和必要的食物才能恢复。如果船上卫生条件不够，船员就容易感染伤寒和痢疾。而在热带气候条件下，黄热病之类的疾病则是比炮弹更厉害的杀手。

赢得和控制争议海域还需要具备在战斗中击败敌人的能力，但对于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方法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军官团的专业能力和专业责任感也靠不住。自1704年马拉加海战（Battle of Malaga）到1750年的46年间，只发生过一次双方都有交战欲望的大型舰队战役，而且这之后6年中都没有再发生一场大战。1744年的土伦海战（Battle of Toulon）是一个孤例。在这场非决定性的战役中，由于英国舰队的内斗造成了巨大损害——在他们的海军上将攻击法国—西班牙联合

背景链接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

1740年，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逝世，没有男性继承人。早在1713年，查理六世便制定了《国事诏书》，以保证其王位在没有男性子嗣的情况下仍传给哈布斯堡家族的后裔。根据这份诏书，查理六世的长女玛利亚·特蕾西娅承袭了奥地利大公之位。可是，普鲁士、法国、巴伐利亚、萨克森、西班牙、皮埃蒙特、撒丁王国、那不勒斯等王国拒绝承认玛利亚的继承权，而奥地利、英国、波希米亚王国、匈牙利、荷兰、西里西亚、俄国等从其各自的既得利益出发，全力支持玛利亚。由此而爆发了长达8年之久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Austrian Succession），即奥地利领地继承权战争。

舰队时，整个后队竟然没有提供支援。不过也有许多追击行动获得成功，全部是英国皇家海军赢得绝对的胜利。最近也是对法国打击最沉重的战斗发生在 1747 年，被称作第一次和第二次菲尼斯特雷海战（First and Second Battles of Finisterre），皇家海军舰队拦截并攻击了法国护航舰队，获得巨大成功。被俘获的战舰加入英国海军，商船及货物被运往英国港口。

对于一项成功的全球海洋政策而言，海上战舰之间的战斗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满足两栖行动的需要。整个军队，加上他们的武器和供给，需要在战役开始前就安全合理地运送、登陆，如有必要，也可随时抽调并重新部署到世界其他地方。这一切，不仅对运输提出很高的要求，还需要陆军和海军的紧密合作——这两个军种的部队很难理解或掌握对方的技巧和要求。1750 年前后，执行这类行动的能力还较为混乱。1739 年，英国皇家海军在波托韦洛（Porto Bello）获得成功，但是不久后在卡塔赫纳（Cartagena）招致惨败，成千上万士兵死于疾病。1746 年，法国人试图重新夺回加拿大法国属地（French Canada）的路易斯堡（Louisburg），那次两栖攻击也遭受同样命运。

所有这些在全球发动战争时遇到的问题本质，其实也是航海技术本身的一个关键问题。继 1577 年的德雷克远征之后，乔治·安森（George Anson）于 1744 年成为第一个环球航行的英国人，但是直到那时，一个航海方面的根本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旦看不到陆地，海员就无法真正确定他们所处的准确位置。纬度可以通过观察星星和太阳获得，但经度依然神秘莫测，而没有经度，就不可能确定船位。

综上所述，1750 年时，在航海和发动海上战争方面，依然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已有的教训将被遗忘，并且在随后的年代里重蹈覆辙，因为另一场战争正在酝酿。就英法北美属地界线的范围和位置，两国没能达成任何和平协议，在俄亥俄河两岸，紧张关系升级为武装冲突。其后发生的所谓“七年战争”，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在世界各地打响的战争。



